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八

宋 陳水司馬光 明 魏 王世貞 編纂

秦紀評今故例分註列國君名年號於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伯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用商

鞅以利而致富鹽廢井田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諡法屠國克服曰莊辟地有德曰襄

甲寅 秦三十三是十六燕八魏三趙十九韓二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書法 退至函谷何患秦也自昭襄以

毛公薛公說

信陵君

信陵君敗索

門外

从桓文

之名全

群奇正

不可

不從攻

王父子

登憲

無違人

我

同不從

政君之命安

府之憲信陵

君避舍縞素

何如

秦鑿湫水為渠

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驚於河外 蘇頌濱曰無忌用侯生之計盜兵符擊秦救趙成桓文之功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還魏至是秦兵攻魏毛薛勸之翻然而歸合諸

侯破秦師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 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為大夫而使之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敢辭信陵君

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

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 舍劍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曰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年十三封

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 胡致堂曰自呂不韋之策用其志昌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秦孝文立三日而薨莊襄立三年而薨何其遽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

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也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始皇帝名政姓嬴氏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五年遂并天下即帝位二十都咸陽 始皇既立恃嬴秦之富彊滅六國并天

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二世而亡

乙卯 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秦鑿湫水為渠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湫水為渠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為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秦鑿湫水為渠

質、解、不、在

是矣今天下聞之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秦危之故能援太后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言已乃解衣伏質王

後來者愈出愈奇

李斯諫逐客  
王者不却眾庶  
五帝三王所  
以無敵

李斯實負秦

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真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書連太后於修善作亂有名而不書茅氏無罪之比矣茅氏連謀復為母子經目削去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

陳潛室曰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所以彊爭之士積尸盈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其亦幸免哉

郭大有曰嫪毐與太后淫亂始皇欲殺之蓋為天下宗社討賊也當是時茅焦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二弟有不慈之名彼嫪毐瀆亂天倫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哉僅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可取立言則非也

楚王完亮盜殺黃歇歇君以自禍本不足以相人時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洩其謀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春申君之死智以利害也便當園妹進說之時啖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惑於邪謀而包藏禍

甲子秦一楚幽王韓元燕十八魏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王以不韋先王王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書召復故官何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時客曰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耳請一切逐之

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者其先春秋東得百里奚於宛宛於迎寒叔於宋百里奚叔岐州求不約公孫支於晉不約自晉奔秦左傳晉文公孫支即子桑也是秦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黔首也民黔首也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或作借謂以兵假借也言為盜齎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謀兼天下

史臣曰嗚呼李斯逐客之書其始皇兼併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客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夫時四皓伏生鴻飛冥冥客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辯別淑慝且坑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負於秦斯實負於秦矣

丙寅秦十三楚三秦呂不韋從蜀自殺不韋與太后通事秦呂不韋從蜀自殺不韋與太后通事

歷史綱鑑補註  
秦始皇紀

大賈生敗心

問韓非說難  
孤憤五蠹說

君子以禮動  
而義止

君子親其親  
以及人之親

荆軻與燕政  
同科  
燕丹使荆軻  
刺秦王

胡致堂曰秦王致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益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莠胡不知禮義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龐也而況諸侯乎何處憂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敗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柏翳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戊辰十<sup>四</sup>三<sup>韓</sup>六<sup>齊</sup>三<sup>韓</sup>二<sup>韓</sup>年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者說言遊孤憤言孤直不五蠹言五蠹說林言廣說諸事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試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割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狗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謂之下史自殺<sup>按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久為順事陳虛則曰法儒而不盡應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sup>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為足懲哉

己巳<sup>秦</sup>十<sup>趙</sup>五<sup>楚</sup>六<sup>齊</sup>三<sup>韓</sup>三<sup>韓</sup>年<sup>初</sup>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變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sup>趙國危若累卵</sup>

乃無<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剪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愛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疆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沙丘宮侯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為最疆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謬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都<sup>秦</sup>矣

甲戌<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負芻元<sup>秦</sup>二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

荆軻之擊<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

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匕首刺其胸則將軍之璽報而燕見陵被欺之愧除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以函<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sup>秦</sup>十<sup>秦</sup>年<sup>秦</sup>王假元<sup>秦</sup>三<sup>秦</sup>年<sup>秦</sup>王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

圖窮七首見

荆軻創術何如

白虹貫日

燕丹楚白公勝之流

非六十萬人不可

王翦請田宅將軍乞貸已甚

天下之利亡百使工以藥燬之出如首試人血乃遣軻入秦軻至咸陽縣屬西安王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七首見出見把王袖提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絕袖軻逐之環柱走左右以手搏之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兵故左右以手擊軻王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體解以徇也於是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國策利軻將通秦令秦武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相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復為目擊流散士皆目擊盡上轎冠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事敗後軻客高漸離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而死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近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遇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劍頭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養養之衿不顧七族欲以尺八七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趙雪航曰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已韓趙先為所滅勢必及魏燕丹以宗社憂而為此其志豈得已哉故刺而幸中秦王扶蘇以嗣位慈善而賢必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奈何彼蒼弗佑恣秦為虐卒使并吞豈非天耶溫公謂丹挑怨速禍以取滅亡愚謂燕當時不舉此謀秦王肯存燕乎且時三晉稱藩荆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豈遣荆軻挑怨速禍致之耶

丁南湖曰嬴政之惡人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刺張良之狙擊予謂其皆義舉焉使二子之謀得遂則燕祚以延韓仇以報且秦滅東周之罪於是可討而凡已滅未滅之國於是可復而可保故曰皆義舉也然一七一雖均乎不利丹也以此僂身而亡國良也以不改圖而成功遂使論者拘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可矜矣乎雖然丹與軻之智之才未可與子房同日語也

秦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丙子秦二十二年楚三十三年齊四十年是歲魏亡凡五國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也賁音奔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為國害畏地七百里窺身大梁賢不自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時王翦已謝病王自詣強起之使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窮曰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不和通作相心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有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

投石超距

一拔取齒之道

問齊不助五

國攻秦得失

何如

計策攻戰皆

出秦下

三代建制莫大於封建

張范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使秦王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破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丁丑秦二十三年楚四萬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漢甘延壽有力能手投之超距猶言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虜王負芻遂滅楚

蘇東坡曰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德矣二世而敗坐此也

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胡致堂曰秦之得滅六國者以在之臣大抵設計策能攻戰而已仰開而攻地利既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齊民莫敢格者○秦使陳馳秦客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建遂降秦連之共齊地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與諸侯合從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客邪疾建用客之不祥也細網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愚而不悟姦人賓客之受間金馳初朝秦不脩戰備不

竟以餘死觀松耶柏耶之歎至今可為於邑矣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何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遺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本當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宣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益發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

二國亡而齊亦虜不聞歲如晉取虞號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既晚矣秦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楚益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拙於取楚矣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得堅不狃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韓起不能交而況謝玄劉牢晉人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丘瓊山曰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於建國已非初封之舊然先王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始皇立首滅韓次滅

王初升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皇帝之號自此始命為制制拜遺令為詔詔布告中外自稱曰朕自此專稱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曰皇帝曰王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義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甚矣仲尼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極必也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不惑矣

除謚法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為子孫計則欲二世三世以至于萬世之久而其傳止於二世後亡何哉蓋以秦氏并吞之後雖改姓易號脩仁行義猶不能保其有國況以殘暴趣之乎其不二世而遂滅信有由矣

子出私意獨見也考儒行之實為天下萬世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各之哉秦人除諡法乃忠孝之賊也林之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諡法而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則是自聖矣嗚

鄒衍著五德運

尹遂昌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况以十月為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從豪傑於咸陽丞相縮音脫姓王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  
皇下其議廷尉獄官也治獄李斯遂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使台皇曰天下共苦戰國不本以

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置兵則是立兵相攻而求其備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江郡即會稽潁川陽郡南海薛郡東郡琅瑯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置守尉監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佐守典武職甲卒者也監御史掌監郡者也收天

下兵聚咸陽兵刃器也咸陽縣名屬西安府銷以為鍾鐻音巨通作簾橫曰筍直曰鐻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天滅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為瑞遂鑄之

重各千石高二丈重百二十斤為一石置宮庭中端曰銷中置之長樂宮門外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惡謂秦雖銷兵器而秦之皆斬木揭竿者為之徙豪傑

而亡秦者勝廣之屬也。在不徒之中不備德化而徒以拘犯持天下何益之有哉。

胡致堂曰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其著論誠辨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王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貨

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已可乎凡宗元舉周之亂取問鼎中有三數事為封建之害豈不猶指西施之曠而掩其美哉且列土建侯與井

田經野相為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五等畫壤必至於交錯隳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利以遺民猶建

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力不得已捐之以為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周八

百年其事不待較矣示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解焉其所見取舍如此則其謂王丞相文為伊周管葛

又可在焉

月五峰曰聖人理天下以爲物各尊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耶絲也者霸世暴主之

所以從人欲孝天道公一身之大孝大成也甘肅不知王父之本反以三秦爲可去所謂用智良者亦未免以天下目公無意於使

所以繼人俗忙天五拜一集之才盡力竭也七條不知三正之才所以亡秦之可況所言曰表臣國老亦未免以天丁自秣無意於使

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應千五百餘歲才有俞樾之老也聖人告四岳之命法天而不和分天下之地以養萬國而舉其不井焉非後世

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疆告弱之誅也詎盡利而已矣自秦滅失王之帝海內騷然無有根本之固夫物惟有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

靜安久則理得其然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君

縣反是大本之言觀之則以封建為是以柳宗元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之言觀之則以郡縣為是均非至論也要之惟其時而已

壬午二十八年始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  
立石頌德封祠祀者禁土祭祀也  
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  
立石頌德封祠祀者禁土祭祀也

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卦五松為大夫職從陰道下泰山之西北曰陰道禪除地為壇以祭曰禪于梁父泰山下小山也父音甫遂東遊海上方士謂方外之士徐

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謂蓬萊方丈瀛州三島也不死藥浮江至湘山在湖廣洞庭湖中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

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褚音者赤色其山謂以火燒之也乃按封禪之禮古之所無自昔帝王饗祀天地惟以盡敬為先非欲以徼福也

上瑣山曰封禪不經見其說創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託之空言耳見於行事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與

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按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遠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致遣徐

向所謂長生不

死者今安在哉

乃者一乃立尊人子不無言口區區令元一乃者一乃不復立尊之與府果音淳亥石不遠意法人何良之心未

而學古

以相教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諫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古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音秦更名民曰黔首獨言黑頭之民也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音心非其法也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



祖龍死言訖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闕上歌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使知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說壁也祖始也龍君象也言明年始皇死也

劉友益曰東郡石隕或刻諸語則人力也越明年而言亦驗蓋雖人力而天誅之意實寓乃徒盡殺石旁居人庸可免乎

辛卯三十七年帝天性剛戾自用事無大小皆決於己至以衡石量書衡秤量也日夜有程決自有程限不得休息十月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馬七月崩於沙丘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獨胡亥趙高知之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見斯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密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登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軍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惡謂扶蘇賢太子也蒙恬賢將軍也當胡亥矯詔之時恬握重兵在外且得蒙恬之使能昭明大義胡亥至咸陽發喪位不書即位而曰喪位者九月望始皇於驪山下驪戎所居故名也以後宮無子者殉葬秦法貞室以人從死至秦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守義不辱先人蒙恬明於人臣之義

溫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蘇東坡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而蒙恬行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道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艾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啟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偏也哉夫以忠恕為心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丘瓊山曰秦得天下不取於周而取於六國其得國豈亦異乎晉隋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虐用其民擠之於閔位不復比數焉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嘗一書焉其後也書周文伐秦與夫書秦兵圍沛公具廣進與秦戰之類其書法則亦無以異於六國未亡之前嗚呼朱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名子之而實不予也

卷之九

秦二世皇帝 名胡亥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漢壽二

顏其非凡其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愛人喜施意氣也女也嘗有大庠不重家人庶常當役也  
居陽鄉徵秦帝曰魚大息曰公

太夫人當如  
此東南有天子  
氣

劉李書吊射  
城

神母告符

神武微應  
單魚狐鳴之  
故智

言符以人不  
以神

項習學萬人  
敵

實德才器過  
人

張耳陳餘何  
如人

如人

丈夫當如此矣有單父音善甫今縣名人呂公史失其姓相經云嫗好相人見李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李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為李叔於其婦妾也女妻李即呂后也時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鎮李即自疑亡匿隱

於芒碭山澤間芒碭山在芒縣屬臨淮郡碭山縣屬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李怪問之呂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芒碭山澤間沛公之助於人也沛公之助於人也天啓其北而故從往往常得李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時始皇欲驪山郡也道亡也

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李嘗被酒沛公之助於人也夜徑澤中而行遇於澤中道有大蛇當徑李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嫗也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亦帝子斬之按帝居西廡金屋色白故云

帝子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接主吏蕭何曹參蕭何曹參為沛

史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以奴眾眾不敢不聽乃召劉季時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閉城拒之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陳其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沛令開門迎季立以為沛公李書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諸侯並起

諸侯約然父兄子弟無相推擇可者父老皆曰平生聞季者沛公亦立者立之以應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漢高一本舉相相得季之蕭何開國為漢

陳龍川曰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以狀貌求也說者謂呂公相高祖以其龍準美髯得之噫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

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史臣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夜哭之言涉於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

蛇班彪曰神武微應皆信亦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季自縱觀秦皇嘆大丈夫當如此其窺秦之心久矣將舉大事而無由故因斷蛇而托其託怪之辭以奪天下之心即陳勝吳廣單魚狐鳴之故智也若白帝子果指秦而言則今日斬之今日國統命絕何為二世

世傳之子孫且二世弑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子之斬竟無取驗耶噫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梁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籍字季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巳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郡守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梁使梁為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自為守梁自為守以籍為將也籍下縣解項起會籍斬守佩項仁舉大署見矣

田儼起兵於齊儼故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趙王武臣使將韓廣夏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武臣計之為燕所復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願養卒往見燕將李良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

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願養卒往見燕將李良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

君未知兩人所欲  
趙年以兩賢  
王意語燕

賢主行督責  
之術

兩君竊旅難  
獨立

立趙後可就  
功

英布歸真成  
叛番君

沛公得張良  
以為底將

張良以兵法  
說沛公

范增好奇計

楚三戶亡秦

范增請立楚

張良請立韓

未知兩人所欲也夫張耳陳餘各欲自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君乃因趙王此兩人名為  
求王實欲燕殺之設殺武臣二賢實燕問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去○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外之為魏  
王  
癸巳二年二世數請讓李斯數音稍請居三公位三公論道之官古無其職至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之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之唐以太師司徒司空為之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  
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  
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秦民益駭懼思亂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歌為趙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  
李良敗走客有說趙之者曰兩君竊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趙可成功乃求得歌立之○二世遣司馬欣章翳佐章即擊盜陳王涉  
敗走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吳布重還復取陳陳布者六人也六城在新姓英氏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  
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  
妻之使將其兵擊秦英布出沛公得張良以為底將名書法不書張良歸沛公何意良心也良欲叛秦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  
秦嘉起兵於知音謀東海郡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姓為楚王景駒在留地彭越張敖封留即此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道過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太公兵法有天神地神人神三寶沛公喜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不去發明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陳王召平為楚狗廣  
江燒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渡江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  
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梁遂六七萬進擊秦秦景  
駒殺之召別諸將會薛州屬山東兗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音勸今無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至今憐之故楚南公楚人善居鄆曰楚雖三戶音水秦必楚也後項羽果滅秦三戶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  
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雖眾如時之飛起也起之將官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  
王也楚懷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項梁自號武信君張良亦說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  
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漢元年羽殺之丁南湖曰范增請立楚懷王而韓而不立楚說計也張良以為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  
韓地得數城秦軻復取之韓地或謂韓得之復失良章即擊魏齊王儋及是將項心皆將兵救魏章即大破齊楚軍殺齊王儋魏王咎  
自殺其弟豹亡之楚楚懷王王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為魏王田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秦縣名今屬山東兗州府章即追圍之武信君項引兵  
擊破章即軍於東阿下  
秦下丞相李斯史要斬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書法書法李斯史何非其罪也然則斯無罪即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

彭越以兵從沛公

誅最慢者一人

沛公長揖不拜

沛公脫洗見

陳留天下之

衡

沛公駕馭英

雄之術

諸事留司馬

門三日

沈船破釜

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侍事事來有以揆之

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鋒銳也治阿房

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謀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聞言高曰請侯上問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龍

使人告斯奏事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

由守三川斯子名由為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屬高合之為安為反解論斯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夷滅也三族父母族也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細目論

殺李斯不以其罪皆趙高之誣害也然斯平日不務明政以匡主乃阿順苟合嚴酷刑誅高趙高項梁與章邯合戰於滎陽破之引兵至

定陶縣名再破秦軍項羽沛公與秦軍戰於雍上秦都又大破之梁與章邯合戰於滎陽破之引兵至

乃使義使齊道過齊使者高陵君驪發義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必及禍二世悉起兵

益章即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章即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時高陵君顯在楚謂楚王曰武信君之敗宋義

先實策之夫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悅因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

冠軍卿子謂卿之子也時人相殺專之辭○楚遣沛公伐秦沛公誅無道秦應陽湯武放伐書曰楚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當是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關為利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懷悍猾賊悍疾也

而破賊為禍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言扶大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漢唐得天下者相與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書名沛公

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稱以沛公宜矣唐祖為唐臣子居前臣名理也網目備名責實初非唐於漢而薄於唐也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漢祖之興也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以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此亦所謂仁與

甲午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其大破秦軍何意秦也然則籍無罪乎曰書次將正宋義至安陽留四

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

行而西必舉秦矣因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項羽曰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何敝之有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厲將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羽即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沈沈船破釜破釜待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於是與秦軍遇尤戰大破之虜王離破秦軍諸侯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尹起莘曰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意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

趙雪航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幸驗其言楚懷王即以為為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懦怯無謀可知矣項羽勸其進兵乃欲待秦

